

古诗词里的老师

□游贵阳

夜深了,月亮升起来。我从书架上抽一本诗集,纸页发黄,墨味很浓,月光落在纸上,每一句诗都变成了回声。

孔子的《论语》里那段,曾皙说想春天出去玩,孔子叹口气说“我赞成你”。就这么简单。最好的教育大概就是这样吧——不是把学生塞进模具里,而是让他长出自己的形状。闭上眼想想:傍晚,孔子弹琴,手指拨弄着弦,学生围坐,风吹过来,衣襟飘起来。两千多年了,那琴声好像还在,像月光一样,不管你在哪个朝代,一抬头就能看见。

韩愈的《师说》开头那些字谁上学时没背过?“传道受业解惑”,现在听起来像口号,但你想想背景——韩愈写这篇的时候五十二岁,正被贬着呢,满朝文武都不拿老师当回事,他急了。烛光底下,笔杆子一顿,写出来的东西跟刀子似的,力道很猛。他不是在写

散文,是在吵架。那种愤怒和坚持,隔着纸都能感觉到,像闷雷滚过来,你不理它,它就追着你。说到底他争的不是“尊师”这个面子,是“求真”这件事本身——简单地说,就是别装糊涂。

最戳我心的是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脑子里出现一个画面:教室,粉笔灰,老师嗓子哑了还在讲,嘴唇干裂,声音像磨砂的玻璃,不光滑,但有温度。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沉甸甸的,像冬天的棉被暖着你。

古诗词里写老师的调子都不一样。杜甫那句“润物细无声”;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这些诗句读多了,它们会自己找路,走到你生命里某个具体的角落去。

那次我考砸了,蔫了好几天。晚自习结

束教室里就剩我一个人,语文老师进来坐我旁边,没讲什么大道理,就念了一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她的声音特别轻,但我记得特别清楚。后来每次遇到难事脑子里就自动播放那个声音。奇怪,它不励志不煽情,但管用。

古诗词里老师的声音不是古人的事。它活在你我身上,活在那些被某句话点亮的瞬间里。把书合上,月光还是那样洒在桌面上,白花花的,像落了一层薄霜。那些弦歌从孔子的杏坛开始,经过韩愈的案头,经过我语文老师的晚自习教室,传到我这儿了。

我也想成为那个声音。哪怕很小,像夜风里一根弦的轻颤,也想让它继续响下去,响到下一个人的耳朵里。

因为月亮还在,弦歌就不会断。

遇见神头

□李秀兰

银色的流波荡漾,金色的光芒笼罩,宛如一盏盏流动的酒杯从水面上努力向上托举,由一到百,神头泉飞花溅玉般浮动在神头海上,神头海则承载着光怪陆离的千年神话传说横卧在朔方大地的怀抱,亦静亦动,任凭万世光芒照耀。

春风萧瑟,初见神头海,一眼涌泉还在冰封的泉沿泪流满面,顺着湖面苏醒的涟漪,一路追随,我读懂了少年尉迟恭的倔强。岸上已然杨柳婆娑,我仿佛看到尉迟恭驾驭那匹“海马”在金龙池凌空踏浪,飞身起跃,伸出巨臂,将海马的脖子死死抱住。任凭海马前腿蹬,后腿踢,鬃毛高竖,疯狂挣扎。尉迟恭则紧抱马脖,把马头按倒,揪住马鬃,飞身上马,双腿夹紧马腹,困住那发疯的海兽,三缠大柳树绕成麻花。

尉迟恭从此出神海,闯雁门,助李唐,成就华夏守护神的威名。

浅夏入怀,再见神头,恰逢神头端午盛会,相传北魏时期,拓跋公主在神头山分娩三大王,于坚硬岩石上留下臀印、手印等遗迹。当地民众为纪念神女,于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前往神头山拜谒遗迹,逐渐形成庙会,以端午驱疫习俗为主,每家每户采艾草清洗、蒸苦豆豆香草缝绌绌,贴红公鸡剪纸以辟五毒。后随南北文化融合,效仿纪念屈原之俗,以晋北黄糕代替“粽子”。随着活动常态化,民众在遗迹旁求子“捞儿女”,并下山至三大王庙祈福,神头庙会也成为朔州附近盛大的集市交流活动。

神头秀水出灵韵,神头的婆婆媳妇们借着这股子灵气个个好手艺,端午剪五毒公鸡,缝香包年年必须。剪纸和女红又是我的强项,记得那年端午我带着剪纸公鸡和老妈传下来缝绌绌的老手艺加入神头赶庙会的行列,人头攒动好不热闹,我的摊前加上朔州地区特有苦豆豆香味引来无数爱好者围观,朔州电视台抓住镜头把非遗民俗节目一路推送到中央电视台,着实让我火了一把,给神头庙会增添几许靓丽的色彩。

我便是从那时认识东神头村委会的贾秀荣,既是振兴乡村的带头人,又是文旅融合的践行者,能文能武,右手握笔杆,左手抓生产,怀揣乡土情怀一步一个脚印走在神头村的排

头。而东神头村不仅于2022年成立朔州市第一个村级文联,设置了古镇文学社、民间文艺组、戏曲秧歌组、威风锣鼓组、书画组、摄影组团体。2024年5月又成立了“四季村晚”演绎团体,文化文艺志愿服务队伍150人。我也沾着神头的灵气,趁着非遗正当时,积极参与连续几届“山水神头”全国书画剪纸作品展,用剪刀刻画出神山秀水的千古神话一草一木。

我亲眼见证神头的发展飞跃,当年申报山西省4A级乡村旅游示范村时,受朔城区文旅局委托,参与申报材料写作。如今东神头村不仅是区级先进集体,而且是市级文明乡村、美丽宜居示范创建村,山西省首批AAA级乡村旅游示范村,早已步入农业部颁发的最美休闲乡村,全国十佳宜居小镇,“全国生态文化村”行列。东神头村利用自身优势每个区域围绕打造绿水青山,以文化旅游产业为载体,将打造为集人文历史、商贸旅游为一体的塞上第一古镇。

秋回首,隔了几个冬夏,神头又有另一种崭新的姿态与我相见,画舫在500多亩的海中游荡,浮桥与天然喷泉交相辉映,碧波荡漾。游人在浮桥上仿佛行走在油画里,“塞上西湖”的美景名不虚传。水底海草状如原始森林在水中摇摆,据贾秀荣讲这杂草在饿肚期间清理的干干净净,充当全村人的活命饭,而今成为水中的桃花源,一树一树没有光的照耀依然拼命向上。

也许我这肤浅的笔墨描绘不了神头山河的壮美厚重,那就从眼前说起。走出画舫,还在江南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意境中,视线便又融入湖面若烟火升腾的熔岩暖泉。神头海的温润不在夏秋,在一年四季中轮回。它不仅养育神海一带的神泉子孙后代,另一种泊来生物在恒定的水温下存活繁衍,那便是虹鳟鱼。

虹鳟鱼是1959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时金日成主席作为国礼赠送。当时的8000颗虹鳟受精卵,从此开始了中国虹鳟的养殖和研究工作,而神头海便成为虹鳟鱼最适宜生息繁衍的水系。成立于2018年9月26日的朔州市桑之源养殖公司,因位于桑干河的源头,神头镇东神头村的独特地理位置,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因地制宜的发展特色产业,承接

特色渔业虹鳟鱼、金鳟鱼、中华鲟养殖。在桑之源,我们看到金色的金鳟鱼在池内自由翻腾,一条据说300斤重的中华鲟跃入我们眼中,成为桑之源的镇店之宝,而味美鲜嫩的虹鳟鱼则作为朔州一大特色进入各大酒店美食佳肴菜系。

如果说神头海是养育神头人家的宝藏,那么神头山便是护佑这一方生灵的靠山。旅游车沿着山路缓缓盘旋而上,山腰上三大王的巨幅浮雕映入我们眼帘,拓跋公主一母三胞,大大王的忠诚,二大王的睿智,三大王的仗义传颂千古,三大王呈红白黑三色腾云驾雾盘旋在山腰,山顶的大王庙香火缭绕,无论升学就业,还是祈雨求子,人们都要祈愿。敬得多了神头山便成为神山,神女山便成为老百姓的庇护所,拓跋公主也成为神头的神女,她的塑像静静地矗立在山后守护着她的子孙后裔。

冬相聚,一见,再见,又见神头海,每一次相见随着那汨汨的泉眼多深入几分。前几年寒冬一次送文化下乡活动中,我和杨晓兰老师一户户走访神头人家,体味村民的烟火冷暖,那是关于“清洁取暖”话题。神头海是清澈见底的,神头山是神女栖息之地,岂容废气杂质排放,华朔能源深入家家户户,晋北山村固守几千年老祖宗传下来的灶台不复存在,烟熏火烤的味道淡了,暖气上升了,神头的天空和神头海一样清澈。雪花飘到冰清玉洁的湖面,湖心是暖的,冬泳的人们打开冰面缺口,热气蒸腾滚滚上升。据《马邑县志》记载,我们称之为马邑古八景的龙池夜月、桑干冬暖便在神头。我的每一次笔墨都记载神头的一次变迁,神山神水,神头的人心暖的,一条仿古街贯通东西,三三两两的村民洋溢着幸福感拉满的笑脸喜迎八方来客。

人一生中有无数次遇见,遇的多了便成了故人,我与神头情缘未了的无数次遇见,便把神头作为有缘的故乡。神头的小桥流水人家成为我梦中的塞上江南,我一次次回望那山那水,那片有信仰的土地,有我走过脚印,笔墨留下的痕迹。望着那山路,浮桥上的人熙来攘往,愈来愈密集,而那美好从层层莲叶,圈圈潋滟展开放大与自然,世界同步。

观红色教育陈列馆战旗展览

□李宇霞

赤帜高擎处,烽烟泽色新。
飘扬寒敌胆,漫卷染春晨。
常想英雄气,唯求主义真。
长空承一脉,沃土捷音频。

秋雨之后芦花香

□杨剑横

秋雨踏着细碎的脚步悄然降临。它不似夏雨急躁莽撞,先借清风递来讯息,待你疏于留意,便轻轻落下。落在瓦檐,是轻柔的叹息;落在枝叶,是淡淡的耳语;拂过衣领,留下转瞬消散的微凉。我推开窗,雨已然停歇。空气中漫开被雨水涤洗过后清冽的气息,香气自远处芦苇荡悠悠飘来,似一炉淡香,糅合水汽、泥土湿润与秋日暖阳浅浅的暖意,淡然悠远,有心方能察觉。

沿着田埂走向苇荡。田埂草木黄绿交错,草尖缀满晶莹露珠,每一颗都盛着一方微小天地,途经触碰,露珠碎裂,悄无声息融入泥土,心底不由得生出几分怅然。

芦苇荡静静地卧在洼地,秋雨初歇,整片苇荡尚带着朦胧睡意,微风拂过,苇秆只是慵懒轻晃。芦花正值盛放,糅合月光与晨雾的色调,泛着淡淡的暖黄,蓬松绒软,如同万千安静舒展的羽翼。风起时芦花一同倾斜,宛如古画仕女悠然扬起的衣袖,温婉从容。拨开苇丛缓步深入,苇叶绿意渐乏,叶缘晕开浅黄,叶片擦过手臂,带着微凉粗糙的触感。苇秆相互摩挲,沙沙作响,好似有人翻阅一本年代久远的旧书。苇荡中央留有一片空地,地面铺满腐叶,踩上去绵软柔和。枯叶之间,几株新生芦苇破土而出,嫩尖泛着紫红,懵懂不知寒冬将近。

细雨再次飘落,轻盈落在芦花之上转瞬消融。芦花微微下沉,又缓缓回弹,任凭细雨相拥。细碎雨点滴落水面,漾开针尖般微小的涟漪,层层荡漾,不断与苇秆温柔相撞。恍惚间,我仿佛化作一株芦苇,根系扎进湿润淤泥,身躯随风俯仰,发丝化为芦花,随风飘荡,四海为家。

不多时雨彻底停歇,天际透出一缕淡金霞光。光芒洒落,芦花、水洼连同我身上,都笼上一层柔光。那一刻身心通透,仿佛可以化作露珠、轻烟,消融在这片秋景之中。

返程的田路泥沱湿滑,行走虽费力气,内心却十分舒畅。暮色缓缓笼罩大地,芦苇荡化作水墨剪影,晚风携来最后一缕芦香,清湿又带着淡淡的凄清。想来来日再访,香气或许便会淡去。可香不必浓郁,一缕足矣;秋不必漫长,一刻足矣。

回到窗前,我铺开纸张,记下这场秋雨与芦花香。执笔之时,恍若自己亦是一茎芦苇,静立于黄昏水岸,守候来去自由的秋天。